# 叢書集成續編

二七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一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一卷……清　顧棟高撰　昭代　一
春秋本義十二卷……清　吳　楫撰　金陵叢書　一五
春秋詠史樂府一卷……清　舒　位撰　昭代　一八三
春秋識小錄九卷……清　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二〇三
職官考略三卷……二〇八
地名辨異三卷附晉書地理志證今一卷……二三八
人名辨異三卷……二六六
春秋平議一卷……清　朱駿聲著　木犀軒　二八九
春秋亂賊考一卷……清　朱駿聲著　聚學軒　三〇三
春秋三家異文覈一卷……清　朱駿聲著　聚學軒　三一一
三傳經文辨異四卷……清　焦廷琥撰　邃雅齋　三二一
左傳補注一卷……清　姚　鼐撰　南菁書院　三七一
左傳劉杜持平六卷……清　邵　瑛撰　南菁書院　三八一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清　張聰咸撰　聚學軒　四五三
春秋左傳服注存二卷……清　沈　豫輯　芋　園　五五九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清　丁　晏撰　適　園　六一九
左傳通釋十二卷（原缺卷五至卷十及卷十二）……清　李　惇著　鶴壽堂　七三五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序

別編卷第三

余作春秋地形口號既竣意有未盡復取所輯五禮表中有鄙見及折衷前說處續成四十四首名曰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凡歷代制作之典禮禮臣之引據與儒者之駁辨各列端緒附註其下貽諸學者用作鼓吹俾知經經緯史具有本末欲達古今之禮者尤不可不通於春秋云乾隆五年三月下澣復初氏識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緯史經經昔典型樞機端在一麟經史從託始經垂教尼父心傳燦日星一

紀事自從周正朔爲那商確夏殷模夏時冠月支離解歷勘經文總不符二

周家改時改月春秋之春正月皆夏十一月也李氏濂曰左氏以正月爲建子漢唐諸儒皆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爲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聖人處立春字于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遂謂以夏時冠周月然考諸經文總無合處汪氏克寬曰時王之麻國史據以紀事若孔子于筆削之始擅改周麻豈特無王又失事實何足以爲聖人之經哉另有春秋時令表



宣聖無非據事書不行卽位自當初宋儒强解從誅削漫謂尼山天自居三

隱公元年不書卽位胡文定謂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爲其上無所承內不稟命也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稟命而無承者偏天下而孔子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卽位以明王法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書卽位旣誅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作經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恠焉則尤悖理之甚矣孔穎達據杜氏之說曰隱莊閔僖四君皆實不行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

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謂孔子修經削之者本於賈服之徒宗之者始于程子而其說暢于東萊文定据以作傳過矣

定無正月桓無王一字矜嚴凜若霜終是簡編脫誤處強求義例總荒唐 四

桓在位十八年凡十四年不書王穀梁日桓無王也元年書王胡氏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十年書王謂天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謂正桓公之終其立說可謂鑿矣宜亦篡弒何以書王桓既無王而又以元二兩年書王為正桓公及宋督之罪則春秋弒君之賊多矣前後年無不書王者又將以何法正之耶至定公本以六月戊辰即位是年書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正二月無事可見故不書公穀乃以春王二字讀斷謂聖人削其正月以牽合定無正之



義先母舅霞峯華氏日正月非定之正月春秋無緣預責其罪經本連下三月為句公穀自析而二之何與聖人事耶此等皆曲說不可從者也

桓編兩歲闕秋冬自是當年事適逢漫謂王誅乏天討刪除造化亦何庸 五

桓四年七年俱不書秋冬自是兩年之秋冬無事可書故闕說者必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故特削之四年不書則以天王之下聘七年不書則以穀鄧之來朝天王與列國之諸侯俱無可望者果爾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又將何說乎其尤誕妄之甚矣

禘祫原來非二名六經傳記歷然明緯書剏論分三

五從此諸家聚訟爭 六

孔穎達日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頌長發大禘樂歌也而詳列元王相土成湯禘之即祫明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緯書附合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為僖公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再禘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唐明皇開元六年睿宗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併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于再殷之義

漢唐王業起衡茅強慕黃虞擬禘郊劉祖帝堯曹祖



舜唐宗老子更堪嘲 七

大傳日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有虞夏禘黃帝殷周帝嚳之文唐趙伯循遂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與祫為二朱子遵用其說不知趙何所據依其實漢晉以來馬鄭王服何范杜孔諸儒俱未嘗有此說也諸儒俱謂禘兼羣廟之主如長發之頌元王幷及相土成湯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羣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至東漢初緯書盛行張純遂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以告世祖因據以定禮初欲禘帝堯議者謂漢之王業功不緣堯乃止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以高帝為始祖則禘仍與祫不異曹魏文帝祖舜唐元宗天寶元年神仙之說興乃建元元皇帝廟先三日行朝獻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終唐世莫能改可嘆盖甚則皆拘泥祭法

攀援傳會失之也萬季野云後世宗廟且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宋神宗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嗚呼禘禮復行於東漢而罷於宋中間千有餘年皆矯誣之虛祀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緯書之說侈談不根後世如鄭元之徒好爲曲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致孝而不知其無當於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如中庸論語及春秋皆言禘而不言祫禘即祫也中庸明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而下即云禘嘗之義春秋大書禘于太廟禘于莊公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禘之爲合祭羣廟灼然無疑乃必謂追所自出又謂堯與稷契同出於嚳此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耳詩書及孔孟其言稷契之事屢矣豈嘗有一言及嚳者哉

魯僭王朝微不俾只行祈穀不行郊禘同大雩春秋



筆失禮之中失禮尤 八

魯僭王禮凡三禘也郊也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朝有二郊迎日至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所用者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皆得雩魯僭王禮特書日大雩以表其異於諸侯祭山川之雩夫魯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皆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僭用日至則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已不已書雩以過龍見書早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蓋凡合禮則不書也○黃楚望氏曰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始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魯以殷諸侯之盛禮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然郊止祈穀望止三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

別子從無祖至尊禮家持論炳朗暾魯如更有文王廟百代烝嘗歷祖孫 九

杜注孔疏以魯宋鄭衛四國俱有所出王之廟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注云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九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注云周廟厲王廟也文二年逆祀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注云宋爲王者後得立先王帝乙廟而周制王子有功德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廟鄭之桓武世有大勳故得立厲王廟文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以康叔故得立文王廟也其傳會左傳周廟之言極謬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況魯以伯禽爲始封祖而周公留相王室故以周公之廟爲太廟魯公之廟爲世室並百世不毀若更立文王廟則不毀之廟有三周有始祖后稷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豈非更超天子而上之乎

告朔朝正係典常文公初廢漸淪亡春秋屬筆無窮



意魯論猶傳愛餼羊 十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行之文公以閏非常月故缺不告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至十六年書不視朔是并未嘗朝廟汪氏曰春秋書此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曰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旨

朝正闕祭匪今始在楚何煩特筆書屈辱蠻夷危已甚乾侯同志失常居 十一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於廟也晉自文宣以後告朔朝廟久廢而朝正猶存以其爲三始之正也然歲首公之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獨於楚書之者公不奔天王之喪而久留以俟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季武子專國而取卞公畏而幾不敢入已兆乾侯之禍故穀梁日閔公閔其爲楚所制公羊日存之以係魯國臣民之望也春秋書公在乾侯三日皆於正月亦此意

致廟說宜從左氏穀梁立母最虛浮躬親主鬯由夫婦嫠也如何職獻酬 十二

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爲致哀姜穀梁則日立妾之辭也劉向日夫人成風致之於太廟立以爲夫人楊氏士勛日若加左氏之說則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由是自胡傳



以下彙纂所徵引十四家皆從穀梁之說而其實非也木訥趙氏日先君已死子安有見母於廟之理不詰自屈先師高紫芝氏日夫人指哀姜斷無可疑其不稱姓氏而止稱夫人正與前書夫人氏之喪相照先母舅雯峯華氏曰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請致成風於太廟立以爲夫人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言致夫入語未竟也且於廟中行冊立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其禮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成風於太廟使之與祭將爲主婦而祭乎將以聲姜爲主婦而成風與助祭乎尤不可通矣愚案其遲至八年而後致者哀姜見討於方伯醜聲昭著實難入周公之廟故僖公疑而不敢即行然業以夫人之禮葬之又似不得不行故遲至八年始行之此情理之宜有者不必以楊氏之說爲疑也

繼統繼嗣說縱橫漢宋明來最不平春秋僖閔爲昆弟三傳先加父子名 十三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日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爲祖穀梁日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親謂僖公祖謂閔公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註臣繼君猶子繼父胡安國傳日兄弟不先君臣故三傳同以閔公爲祖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孫氏乾學日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生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子爲父之服既服子之服豈不可正子之名三傳俱指閔僖爲父子有明證也又禮記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陳澔注云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蔡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禘虞不宗瞽瞍而宗堯是舜亦以堯爲父



矣

父子君臣等大倫生爲君父死稱親王公原不同黎庶昭穆當從統緒伸 十四

宋眞宗咸平元年禮院言太祖廟宜稱皇伯有詔集議張齊賢等日天子絕旁期廟中安得有皇伯之稱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太祖室宜稱孝孫太宗室宜稱孝子徐氏乾學日太宗以太祖爲父常情鮮不驚駭援以三傳譏先禰後祖之義則張公實古之達禮者賈公彥疏周禮冢人掌公墓曰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各爲一世春秋之躋僖乃是升僖爲昭對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若兄弟同穆昭位第位次之逆以爲逆祀則以後羣公昭穆易自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先公乎最得三傳之意孔穎達之說非也劉氏敞日生既爲臣臣

子一例若拘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不繼所受國者
而繼先君則是生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是
謂忘生背死高氏閎日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
子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猶父道也漢之惠
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識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
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
光武當繼平帝爻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
違禮而不可傳者也明之嘉靖非特不當考興獻
并不當考孝宗當考武宗此不
易之論明儒已有言之者矣

嬰齊爲後本公羊帝室如何與頡頏昭穆自宜嚴世
次弟兄相繼洄倫常 十五

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公
孫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何
休謂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萬斯同曰此必周世原有此禮故魯人因而行之



孔子據實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衕不然魯
豈敢掰爲此禮而公羊亦豈鑿空妄說者乎且仲
遂有殺君大惡若嬰齊後歸父仍稱弟而不稱子
則固依然後仲遂矣世徒泥兄弟不同昭穆之說
不知古之有國有家者以承祧傳統爲重原與士
庶不同也崑山徐氏辨之曰卿大夫之繼世卽與
天子諸侯不同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
一日無君故以弟後兄可以兄後弟可甚至以叔
後姪亦可生既爲之臣入繼則當爲之服斬衰廟
食則自當正祖禰之號故三傳同以閔公爲僖公
之父爲文公之祖胡氏安國說兄弟不先君臣此
定禮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
族自當循昭穆一定之序如歸父無子則當立嬰
齊之子嬰齊亦無子則當使爲攝主以待嬰齊之
子之生非如天子諸侯之位不可虛懸以有待者
季孫有疾命家臣正常日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此卿大夫之
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不疑大義重朝廷叱縛姦人聽不熒決獄端須經術
士公羊畢竟亂前經 十六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詣闕詔
公卿將軍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
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
納春秋是之遂送治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
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士明於大誼不疑所据
乃公羊之說春秋哀公三年晉趙鞅納蒯聵公羊
傳曰不以父命廢王父命案不疑之斷則是也而
公羊之說則非也以春秋謂衛輒爲當立非冉有
子貢之疑而問則夫子
之意幾不白於後世矣

尹氏公羊譏世卿春秋大義炳然明後人更說鍾巫
主強索新奇異義生 十七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經文爲君氏卒
謂是隱公之母聲子此全無義理公羊謂周之
太師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
者譏世卿非禮爲後鑒也立義極精先師高紫超
先生謂與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照應其說
是已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郎隱公四于鄭
之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据此則尹氏是羇
旅之臣入隱公之世僅一見無甚關係如何便書
于冊恐只是
好新之病

鄫爲莒滅事宜眞異姓承祧說好新果爾尼山親斷
獄不宜入莒出鄫人 十八

襄六年莒人滅鄫文定取公穀之說曰非滅也立
異姓耳其說與左氏不同先母舅霞峯華氏曰莒
人滅鄫取鄫之始末左氏備書於冊公穀之說不
知何據公羊曰取後於莒穀梁曰立異姓以莅祭

祀果如此則罪在鄫不在莒謀不自莒出與黃歇
呂不韋之事不同聖人不正鄫之罪以爲寵愛妾
立異姓以亡宗祀之戒而顧以滅鄫之罪加之未
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倒置矣趙氏匡亦謂鄫果
如此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言莒滅季
氏本謂滅人國與自殄厥世其事不同其詞亦當
有異聖人豈肯含
糊不明使人難曉

子緣母貴肇公羊千載椒房釀告殃丁傅並稱帝太
后怨生王莽禍深長 十九

隱元年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漢哀帝欲
追尊祖母傅太后及母丁姬詔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姬爲帝太后以
稱號與王太后並後哀帝崩王莽秉政修舊怨府
丁傅已前卒莽發冢開椁戶周棘其處禍最慘陪
趙氏匡謂公羊於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
爲證首亂大法信矣



自第二首起至第十九首止共十八首論春秋吉
禮

天王宴樂喪中蚤納幣親喪會不疑天子諸侯俱廢
絕只留士禮後人師 二十

儀禮載士喪禮三篇而無天子諸侯喪禮孟子亦
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
致父兄百官譁然則知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於
春秋時久矣觀宣元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而昭十
五年傳景王有三年之喪而宴樂已早以天王之
貴秉禮之國而僩然無所顧忌其他抑又可知惡
其害己而去其籍不待戰國時爲然也今所傳士
喪禮以孔子與七十子講明而切究之故能傳其
餘王公之禮則不可得而考散見于顧命與康王
之誥者皆殘缺無首尾杞宋無徵豈獨夏殷之禮
哉

元凱登朝倡短喪一時議出駭猖狂由來注左先差
謬經術旋爲倫紀殃 二十一

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
聽命杜注云時簡公未葬既葬則爲免喪也昭
十五年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
貴遂服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
而除故譏其不遂杜以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
一月也隱元年歸賵傳弔生不及哀注云諸侯已
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泣諒闇終喪孔穎達曰既
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
既葬詔議太子宜終服否預言天子諸侯之喪不
同士庶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問所據依



預歷引左傳以證且曰書不云高宗服喪三年而
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譏景王不
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
闇之節也議上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內
外多怪駁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令博士段暢博采
典籍爲之證據夫預以一代儒宗至爲短喪之議
解經之謬至於如此豈非
孟子所爲生心害政者哉

列侯會不葬天王求賻求金轍迹忙從此冠裳成倒
置歸脤錫命紊皇綱 二十二

平惠定靈四王志崩不志葬赴告及魯而嘗不會
致令天家喪事乏用求賻求金王固可哀而魯之
無王亦甚矣而王之於魯也仲子則歸賵桓公則
錫命僖公則會葬一再不已尙方之賜貴及寵妾
爵命之頒獎及篡弒甚至靈王之崩列侯不遺一
介奔喪而相率久留踰年以俟楚子之喪君臣上

下顯倒已甚

喪中更築王姬館弁冕衰麻兩不宜一綫未忘周禮在于郊不許接恩私 二十三

莊元年春築王姬之館于外杜氏曰公時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故築館于外以迎王姬以爲庶幾可以自安穀梁子以爲得變之正

聲姜卒後毀泉臺總爲蛇妖祓禍災若說郎臺郊野外中宮何事惹嫌猜 二十四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孔疏云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宮并毀其臺也案如此則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在魯



宮闈之內因蛇出而聲姜薨遂謂蛇有妖其穴當在臺下故毀宮并毀臺劉氏敞謂迷民以怪加臧文仲之祀爰居信矣公羊謂郎莊公所築之郎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胡傳及諸儒遂謂文公暴先祖之過夫郎地在今兖州府魚臺縣去曲阜幾二百里爲魯邊境安有二百里外見蛇妖而國人疑以爲母夫人之祟無此情理當從左氏公羊之說非也

文公出絳柩如牛篝火狐鳴原軫謀假託先君行號令左公妙筆亂人眸 二十五

僖三十二年將殯晉文公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左公於殽之役發端書此此原軫預探秦謀假託先君以號令其衆也自秦背晉與鄭盟子犯先軫輩憤憤不平久矣又聞秦將襲鄭視晉蔑如刻欲出師邀擊而恐國中諸大夫有未報秦施之疑故於柩出絳時假神道設教使卜偃傳宣以惑衆此陳勝之故智也左公卻不說破故至今千載無人曉

自第二十首起至二十五首止共六首論春秋凶禮、

盟會初矜特與參屢盟長亂亦何堪霸功既出諸侯一收拾殘黎得枕酣 二十六

盟會例有三兩君相見曰特三以上爲參伯者主其會爲主特與參多在隱桓之世伯統未與諸侯自壇屢盟數會旋相背棄兵革交爭無所底止有伯者主盟而諸侯如聽命於一無復有特會參會特盟參盟而兵革亦少息矣先儒謂聖人不得已而與桓文



昭定中間霸統絕會盟仍復似初年四時之序成功退世運從茲又變遷 二十七

自昭十三年晉昭公合十四國之諸侯于平邱晉之主盟止於此至昭二十五年爲黃父之會以謀王室而諸侯不至僅合大夫以謀之天下自此無霸二十六年公會齊侯盟于鄟陵始復爲參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蓋自莊十三年北杏至此凡一百六十五年參盟始再見於經自是之後諸侯復特相會大夫且特相會而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朋比逐君之賊矣馴至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春秋所以變而爲戰國也

汶陽歸自袁婁後桓世何嘗返魯田手劍登壇誇大耳史遷漫信豈誠然 二十八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云莊公登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許之案成二年鞌之戰及齊國佐盟于袁婁齊人始歸汶陽之田八年晉又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至定十年夾谷之會復來歸經文所載甚明齊桓魯莊之世不聞有歸田事曹子劫盟公羊特作誇大語耳穀梁作曹劌史遷又作曹沫列之刺客傳殊少著實據左傳曹劌論戰係節制之師必不作匹夫之勇此蓋公羊齊人口授相傳漫以汝陽歸田事移之此日耳趙氏匡謂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又未嘗歸魯田孫氏覺亦謂事迹既妄不可以訓

蔑盟不日惡渝盟柯會旋稱信始成一貶一褒同義例安生穿鑿致紛爭　二十九

柯之盟公穀皆以不日爲信考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穀梁皆曰



其盟渝也至扈與葵邱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相矛盾若此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者此類是也

滕杞降同伯子號時王貶黜渺難蹤試看子產爭承日鄭國幾從男賦供　三十

桓二年滕子來朝杜預從穀梁說以爲時王所黜胡氏安國謂如是則春秋不作矣獨其謂孔子貶滕之朝桓更不可通豈有併其後世子孫盡削之耶趙氏匡謂當喪未君滕凡四次來朝皆書子豈其值朝會偏有喪事程子謂後臣屬於楚滕在春秋又從無屬楚之事其說皆不可逞獨程氏沙隨謂當時諸侯多自貶以省貢賦朱子極取之而引昭十三年平邱之盟子產爭承以爲證此最顯然者然李氏廉又謂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薛可云自貶杞於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七年稱子文

十二年稱伯至襄二十九年又稱子則前說又難通而欲更取時王黜陟之說愚謂此因貢賦一時之盈絀以爲升降無可疑也杞於僖二十七年來朝僖怒其禮簡是秋使公子遂入杞襄二十九年來盟是時晉平公爲杞之甥率諸侯城杞且使魯歸杞田杞蓋挾晉之勢從簡禮以要魯魯史俱不沒其實書之曰子以後終春秋並稱伯此又情事之顯然者若云時王黜陟不應倏升倏降進退無常若是則自貶之說信不可易也

紀本侯封更不疑隱編闕略啓支辭漢家增飾褒封例外戚恩私國柄移　三十一

桓二年紀侯來朝紀本是侯爵緣隱二年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是闕文程子曰當書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何休注公羊遂謂紀本是子爵因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以廣孝敬穀梁注亦謂時



王所進爵由是後世遂啟光寵外家之漸班固外咸恩澤侯表序有曰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云王者不娶于小國天子將納后于紀先褒子爵爲侯漢世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伯之爲闕文而誤創褒紀之說誤之也

會稷澶淵特筆書宣尼深意顯然攄全經即事明褒貶不用深文蠹簡餘　三十二

桓二年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書會于澶淵爲宋災故此春秋一經之特筆朱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此類是也餘皆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更有闕文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當直斷爲紀侯不用曲說

朝聘往來禮所宜春秋以力定崇卑襄昭旅見朝荆

楚滕薛從無報聘時　三十三

大戴記朝事篇載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其常也春秋之世以小弱朝强大故魯之所如者齊晉至襄昭之末且旅見而朝於楚而三國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四杞邾各七曹小邾各五郯子二薛杞穀鄧郇鄫蕭叔各一魯皆未嘗報聘

宋號尋盟華裔併桓文事業一朝更從今禮義冠裳國僕僕南征向楚廷　三十四

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猶之盟以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自是魯鄭諸國皆旅見於楚以送楚子之葬賀章華之臺以天子之禮事之可楚靈遂獨主盟合十三國諸侯於申滅賴滅陳滅蔡兵終未嘗弭



向戌爲成說弭兵意從休養息紛爭終成和議秦丞相蔡卿金湯萬里城　三十五

自向戌弭兵之後晉偃然弛備伯業遂隳楚遂陳蔡許道房申于荆吞滅列國春秋之局從此大變以講好息民爲辭後來秦檜祖此

同盟本出周典禮壇祀方明自昔年同志尊王同外楚紛紛均未是眞詮　三十六

春秋書同盟十有六齊二晉十四說者紛如亂絲杜預言服異胡文定言惡反覆止齊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衆詞或者又謂伯業未盛伯業既衰則書同盟惟劉原父引殷見日同諸侯覲於天子天子爲壇祀方明是爲方岳同盟之禮齊桓懼天下諸侯有弗同故假此禮以號召諸侯同盟自是當日載書之辭故葵邱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其有不書同者亦當日自不行同盟之禮而非聖人許之而書同更非惡之而書同也若如諸儒之說則以爲惡其反覆而書同又以爲許其同欲而書同是後世舞文亂法之所爲聖人書法不如是

自第二十六首起至三十六首止共十一首論春秋賓禮

蒐狩第云譏不時宣尼載筆有深思特書大蒐同王制昭定中閒柄倒持　三十七

蒐狩合禮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昭定二公書大蒐四以用天子大蒐之禮也大蒐大閱凡王所舉皆日大不書公是時政在三家公不得專國雖公自行而不書以志變也



出境專行係閫司其餘遂事有深譏匡衡妬媢因經義不許陳湯斬郅支　三十八

春秋凡書遂者皆惡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皆惡其專擅無人臣之禮漢陳湯甘延壽出使外國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匡衡謂其爲國生事幸不加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得春秋譏遂事之法

齊襄滅紀志兼幷九世之讎最不情一自公羊生異義空教漢武贖邊兵　三十九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蓋齊襄公滅之也齊之欲吞紀久矣自桓之五年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至是不書出奔而書大去蓋聖人憫之也公羊則謂爲襄公諱[illegible]公

之九世祖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其能復遠祖之讎故爲之諱至漢武帝太初年欲逐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彌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於如此

自三十七首起至三十九首止共三首論春秋軍禮

常事婚姻例不書親迎納幣義何居強鄰壓逼甘卑屈仇女親喪總蔑如 四十

納幣親迎昏禮之大節春秋合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大惡諱則亦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納幣使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親迎不書莊公娶仇女則亦書莊



公書納幣娶仇女而又親納幣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其餘桓文宣成四君之書逆皆譏其不親逆左氏以卿逆爲合禮失之矣

仇女爲婚亂紀常丹楹刻桷媚閨房小君覿幣殊恩寵終使身罹鹽婦殃 四十一

莊公忘其父而娶仇女冒親喪而躬納幣二年之間三至齊廷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其未至也如齊觀社以萇其車服丹楹刻桷以誇其富盛親逆而不與俱入既至而覿見有加于常見夫人之伉莊公之卑異乃適慶父弒二君之禍兆矣春秋自莊二十二年高傒盟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詳書凡十四事以志履霜堅冰之戒

高固來迎子叔姬以臣相伉躐尊卑爲因篡弒求援

立屈體成婚更不辭 四十二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迎子叔姬左傳是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至秋而來逆魯宣以不義得國倚齊自固連昏于齊之大夫而不以爲恥卑屈甚矣

逆女須親禮典明僑如翬遂著譏評委捐社稷躬迎婦說本伊川義更精 四十三

隱三年紀裂繻來逆女公羊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太史公外戚傳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爲證而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四年公孫僑如之如齊逆女皆譏其以大夫逆自公穀至史遷皆主其說幾成鐵案矣程子獨非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文王親迎于渭自在周境內未嘗出疆況文王當日乃爲公子未爲



國君其言極是有理彙纂從其說故於此三年之傳凡主穀梁譏不親迎者皆刪但不別解春秋所以書逆女之故終是未有定見恐斷之曰公羊之說非也逆女無不以大夫迎者紀履綸來逆女乃因吾女伯姬之遭變而特詳其事如宋伯姬之書公孫壽來納幣非譏其以大夫逆也翬遂譏其寵任纂弒僑如譏其通國母而擅權義在翬遂與僑如亓不在逆女必謂譏其以大夫逆則如晉之取女于齊楚之取女于晉俱隔二三千里之遠而必責國君之親往乎其理亦不可通也故必先破公羊之說而後是非乃定

自四十首起至四十三首止共四首論春秋嘉禮

膝下授經讀左氏老來仍復手殘編廢興典禮千秋訟端緒須從箇裏研 四十四

余年十一歲時　先君手錄左氏全本授讀迄今五十二年矣

附厤法口號一首

厤法精明肇太初從前悠繆縱紛如春秋連月書頻食漢代初年尚有諸

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連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朔連食厤家推算無連月頻食法西厤則謂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或有之連月而食則斷無是也是時周厤法已不准致有此誤武王定厤至此已及六百年後王無能更正至漢武帝用司馬遷等言造太初厤厤法始精密以前厤紀廢壞自周末歷秦及漢初日食及置閏俱繆秦置閏多在歲終恒書後九月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晦十一月晦頻食皆是厤法未頁正之故也詳見天文表一

後敘



#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跋

春秋與禮相爲表裏復初先生穿穴經傳演爲韻語其斷制精嚴議論鬱闢洵屬空前絕後有此口號而五禮源流可一以貫之矣癸酉孟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 春秋本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